





野記小叙



勾吳祝

允明



允明幼存內外二祖之懷聽長侍婦翁之  
杖几師門友席崇論樂聞洋洋乎盈耳矣  
坐志弗勇弗即條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  
比暇因慨然追憶胸臆獲之輒書大概網  
一已漏九矣或衆所通識却具他策無更  
綴陳焉蓋孔子曰質則野文則史余於是  
亡所簡校焉小大稗雜錯然亡必可勸懲  
為也大畧意不欲侵於史焉爾辛未歲八

月既望在家筆完

野記小叙

野記一卷

勾吳祝允明纂

韓林兒始由穎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  
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  
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共  
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僭  
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皇祖  
從之韓果先殄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  
南徧遊閩廣江黃間久亡所遇乃北涉淮泗



入塗山之境曰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  
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  
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繇此  
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無復問聘者奚以貴  
為哉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  
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  
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  
王妃以女即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  
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  
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 皇祖被執王速遣  
中山王達往質易 上歸父之兩軍復連和  
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  
劍死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  
笮箸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罽罽聖躬既  
而 上持魚還舍啓笮箸已失其五知陳竊  
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殿之陳笑出以還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  
年劉曰聖壽亡彊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

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  
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  
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  
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  
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  
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  
叩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  
役如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

舉措詭譎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  
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

顛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顛復謁 上

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

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 上厭之命

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

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

乃命覆以巨缶積薪煨之火熄啓缶正坐宴

然乃令出既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

爇之迨啓煙凝缶底顛若瞑微撼其首即醒

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髡  
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  
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  
謁 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既而  
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閱顛空  
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  
晨自往諭之曰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饋之  
衆爭進酒食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已有酣態  
乃趨出先行 上還伏於道右 上至顛以

手畫地爲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作音  
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  
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  
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  
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  
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  
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  
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  
風起既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  
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

惟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持顛去投之  
江父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  
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  
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  
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  
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  
之廬山其地極窳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  
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頽來語曰好了我告  
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  
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腳僧詣闕自  
言名覺顯頃於匡廬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  
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殿廷儀禮司  
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  
不令見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御製詩三篇以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便使令問赤腳僧曾見老人否對以不  
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腳爲天眼道者  
及周顛仙人遣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  
引入赤腳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

温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  
鯀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  
夕即安已而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睿乃日服  
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鯀底凝丹砂紅彩迥異  
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  
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  
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  
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 上  
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書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爲之

詩語粗拙大畧  
頌上功德亦

不審其所  
謂今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

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  
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羣仙并赤脚  
僧詩皆不及錄又一日道士初進藥 上未  
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  
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匡廬至廬山觀且  
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云周在竹  
林寺與天眼道者校碁就導之去果見顛在  
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



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  
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  
幢供設珍貝充物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鑰中無人焉一巨虺據  
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顛曰若既見之矣  
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逆爲人世主汝主  
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  
疆行人曰固爾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  
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之  
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

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  
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天  
象有時達旦不安寐 上善推測於天心亡  
不洞然也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  
二簡蔡沉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蒼  
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  
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  
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

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科舉  
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繆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  
然夫日月五星之麗于天也除太陽人目不  
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  
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  
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  
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

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  
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  
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  
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  
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  
氏俱以天言之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  
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  
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  
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  
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

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䟽即令左右䟽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多繪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

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徃徃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渡江協孝慈以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友諒以巨艦連鑠爲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小卻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

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悉燒溺友諒敗走鞬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用前法燒之友諒盛迫啓憲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顱及精而死

高帝平偽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

舉親而劾讎有司羨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誕妄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其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鄉軍爲

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  
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  
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  
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爰據上  
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  
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  
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  
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  
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

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  
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  
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  
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苗直  
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  
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  
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  
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  
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

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  
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  
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  
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  
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  
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  
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  
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  
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

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  
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  
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  
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施  
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  
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  
月二十一日本

州判官許  
仕傑賣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  
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

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  
斬之

呂珍為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  
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公  
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攻之  
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  
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  
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

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以為  
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

善長韓國徐達魏國常茂鄭國李文忠曹國馮勝宋國鄧

愈衛國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山唐勝宗延安陸仲

亨吉安周德興江夏華雲龍淮安顧時濟寧耿炳文長興

陳德臨江郭子興鞏昌王志原六安鄭遇春陽燧費聚

平吳良江陰吳楨德清趙庸南雄廖永忠德慶俞通源

南華高廣德楊璟滎陽康鐸蘄春朱亮祖永嘉韓政東平

傳友德潁川胡均美豫章黃彬宜春曹良臣宣寧梅思

祖汝南陸聚南河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  
國用公常遇春鄂國公耿君用長侯廖永安  
楚國公俞通海號國公沐英西平侯及後十七年又  
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  
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  
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  
聽指示者一人曰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  
封者三人曰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

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功者十九人曰江夏  
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  
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愈通源永平侯  
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勝  
祖晉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  
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  
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  
功者十五人曰穎國公傅友德梁國公藍玉  
靖寧侯葉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  
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



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  
父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蕪春侯康  
鐸金寧侯孫恪自巳功又作陳輅西涼侯濮璵持兵  
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  
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滎陽侯楊璟河  
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  
侯胡美又作均美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  
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  
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

言其始言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傷憤恨  
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  
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述受命之由輔興  
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妥天地於  
大定以至武則推堅撫順卧雪眠霜衽金革  
而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剗繁治劇無缺公  
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  
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弟李四  
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  
年京民為逆僂其伴以半遷之化外善長復

請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  
功臣為逆之由以見非朕不能保全功臣而  
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  
覺內有逆謀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  
人亂宮者豫章侯胡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  
侯陸仲亨二人以無符擅馳驛降發代縣捕  
寇期年不獲責禁久之復爵遂反  
吉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食不給父  
母兄弟俱無潛處草莽手持一把裹麥升許  
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二十九  
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今二十  
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畧不知但見其  
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默然各帶憂容今既  
事露乃知前日之臨江侯陳德為征西軍  
態果有反意焉

類千責之  
平涼侯費聚為命性姑蘇辨軍民  
之雜居母使軍擾民  
特令軍區城而居便於守禦於是陽使隨陳  
胡之計奏雜居者胡也及其清軍民之時又  
奏平涼傷民朕憑其奏小淮安侯華中六安  
怒無用而詈責之遂反  
侯王志原二人已死不由  
知其反之由營陽侯楊璟先於鳳  
陽太平  
浙江口茅岡潞州凡五次敗兵不下數萬未  
嘗責之至攻瞿塘又陷軍五千餘闕猶不下  
責而後怒遂反焉責求嘉侯朱亮祖本元之  
非終責反亦反矣  
東寧謚亮祖等十餘首渡江東為姑溪之  
民窮之適朕兵渡江亮祖意在且得從容往  
往遣人詣軍門許假勢少得從容兵師陷宣  
城威震郡縣反我而自為數遣將捕累被比  
軍死者前日反後七千餘後朕往接寧國而獲之  
謂曰前日反後七千餘後朕往接寧國而獲之  
軀以報由是鞭三五而義其壯存之果善戰  
累立功而致封侯本粗鹵之徒為胡所惑今

與之反耳汝南侯梅思祖本元義旅反元而  
其由不知汝南侯梅思祖從亂被王總兵廓  
廓而帖木兒醢其父及弟數人從亂歸劉太保棄太  
保而從張九四反九四而歸我身雖病張九  
四凌遲其弟數人今在我朝又造反身雖病  
故事覺於家故族滅弟姪子孫但存婦女耳  
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宣德侯金朝興三人  
皆為胡陳所誘於朝廷韓國公李善長初為  
禮俱無失朝典為都督奔走草莽顧命之不  
吏當羣雄鼎沸時挈家奔走草莽顧命之不  
眠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  
門俯伏告曰有天日矣朕與語見其聰敏  
敏時善長告曰有天日矣朕與語見其聰敏  
慮其反與之約曰吾觀諸惟或數月甚相契復或  
或期歲之餘雖與豐興廢亦疊廢其所以皆文  
文吏之所為也虛少實生事害民幹旋亂  
亂雄之機或財貨或酒色或佐使報讐損下故  
故爾今爾與吾行軍將之得失公無我言待吾  
吾自知但掌簿書而已厥後善長能謹固自待

守自相從至於成帝業諸謀不舉合行之事切  
切於彼者責任在焉善長柔奸深密諸務並不  
不為言直俟朕發端而後行此其所以奸深也  
也初不之知今事覺於二十九年已被謾二十  
十入年矣蓋凡待朕發端不以是善惡惟命  
命是從何事不成倘有過失端原在我而不在  
在彼二十八年皆偶然哉安有若是之為居上明  
明照鑒發露豈偶然哉安有若是之為居上公  
公者以應天道豫章侯胡美長女入宮貴居而  
而理陰陽者邪豫章侯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入  
入宮禁初被問云賺入明知不可次又復入且  
且本入未入之先闖入已將其小婿并二子宮  
宮中暗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覺子婿都刑  
刑死本賜以自盡殺身十七年事覺子婿都督  
督五人毛讓於顯陳方亮陳三人反由皆為胡  
無耿忠於琥琥顯之男二人先任寧夏指揮  
送出境往勸地裏通報消息後大軍克  
克破胡營獲績窮問二人反情遂露

野記一卷

三

劉誠意屢白 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 上未見從劉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鹵豪酋數輩即之爲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爲大窟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爲醜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勲舊既已休間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宸覽言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

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爲計通於惟庸走關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因請加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 先是劉雖閒居猶給祿 劉得書即詣闕謝恩訖遂居京師不敢歸久始求賜環 上已洞釋前疑

從之復手書慰之語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未幾而卒又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汪廣洋宜知狀上召問廣洋廣洋對無之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沒未得其實也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楊憲劾御史劉炳劾貶德南憲誅召拜右丞相忠勤伯後復謫復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為節言之遂仍謫德南甫出國門又賜勅切責廣洋懼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䟽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貫其罪應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皇祖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馮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却除一日糧

高皇始造鈔畧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

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  
肝也 高皇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  
簿搗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  
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礮倣書給光祿爲  
麩袋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  
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僞蓋其機識在二  
印僞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

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  
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築者於垣中斯金  
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禮  
部議當如宋制從之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  
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製此令士人  
吏民服之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  
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恁禮  
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

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徃徃成造

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

賣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太

祖召楊維

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又

國初諸司官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

民服蒞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

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

婦不哭

臨除之

詹舍人希原書 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

門門字右文稍鉤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

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邪以此殺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習案座以獨木堅

厚曰秀才頑母敗吾案

太學初成 上幸觀怒其處侈費命薤督造部

官于晷臺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奠其

旁云是厥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

一日丁未

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代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國初諸司所進表牋皆如往代撰製後上以其文多犯嫌忌

如質本生知與民作則等語

頻見諸刑書

因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

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

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頒示

洪武六年九月

洪武十四年重進表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字為名若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荅書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荅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



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犯者悉更之

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  
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  
得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  
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  
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著  
爲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  
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事理與見任

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  
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  
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  
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  
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  
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

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  
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爲人舉發  
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化外

同前語

里言一考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  
數者入宮給事湏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  
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  
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  
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  
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  
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  
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  
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  
子遺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

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徃來二藩間屢請求見  
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  
許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  
刲股食之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  
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櫬先墓大夫士多  
作吳孝子傳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  
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  
來候氣者具文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遂按時

以沸石灰湯從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

地盡處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

度北京出十五度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

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

內九州又崑崙為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

近此即佛氏所談亦未可縣訣為誕又吾里

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為予言歷數國至極

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

斗柄亦只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隸

內九州者殊非

月下於日如日下於月此最捷處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

內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

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

年已爽一度

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雲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為雲即雨也

國初議郊禮主分合者各有之又不決太祖

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為合祭并壇屋諸制

一日悉定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潔荆神樂

觀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糧不刷卷曰要他  
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校常膳外復與肉  
若干曰毋使饑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以楮甲繪兵其上曰為  
後世防微

國初羣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  
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  
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  
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  
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  
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  
天理物之道寔罄予衷思膺天命此神所鑒  
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  
之承事唯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  
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  
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  
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瞻此  
府郡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  
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

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郡政享茲  
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  
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湯記一二未之  
盡也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駟騎衛指  
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  
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  
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  
詔閣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  
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

屬不復具餘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脩檢討典籍左春坊左  
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如平允則  
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  
某列名書之

洪武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  
史詹徽等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  
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遵守  
凡遇正旦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  
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關用

每節布政司一千貫

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

俱赴本

府有都司七百貫

州有衛五百貫縣

有衛四百貫

無有司衙門

衛四百貫所

十九

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員給盤纏鈔一百貫

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為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

垣俾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縣魏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

古事勸懲諸王百官徃徃今人少見之如彰

善癉惡錄逆臣錄清教錄永鑑錄省躬錄志

戒錄世臣總錄等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甚多其家多請代刑屬上并

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

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

餘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惡頑民竄迹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地埋

其軀什伍并列特露頂用斧削之一削去數

顆頭謂之鑿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

元既喪隨復出一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

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鉄牀沃以沸湯以鉄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及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欲出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賊酷吏皮置公坐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上嘗往行國學見縣屍連比屍手足動以爲尚活語之曰汝欲放邪追作祖訓即嚴其吾行放矣既還無幾晏駕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訖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訖語 上聞逮訖至將殺之訖曰此故偈臣偶舉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訖曰出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高祖微行大中橋旁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孫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 上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

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  
言父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兵  
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爲決屠其家  
矣又迄不敢呼王頃之兵至 上令二兵官  
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門誅之當  
時頓滅數千家 上坐以伺反命乃興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謀軍國事  
三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於南京風  
乾其屍於竿一月黃已死矣吳人爲十七詩

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  
鼈竟成其讖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南行臺侍御史  
避亂居鎮江王師在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國  
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吾訪秦元之言  
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  
金幣聘之從龍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  
時 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  
畫深見采納既而 上居元御史臺從龍居  
西門外謨議益密稱爲先生而不名每以漆



板書訊問荅人不得而知也乙巳歲求還鎮  
江 上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 上適督  
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  
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  
比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  
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  
間安知 上不以試邪衆乃服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

侯吳禎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  
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逕擊壤  
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  
以壤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達獨  
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  
性急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  
在今江陰縣良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  
甚弘麗也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  
契莫倫 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

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幙訥方  
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迄  
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  
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  
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而碎茶甌臣不覺怒  
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  
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晏坐屏後素

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

誰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咲曰

我只道是文天祥來 或云伯夷叔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年八十餘矣作老

客婦謠以見意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

子止欲吾成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稱

其事宋學士送以詩詹同文為作傳皆假借

之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予有論

暴其罪此不載

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帝業

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頌武功 太祖眷禮  
隆篤其孫祚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  
士不敢請既而且連坐學士高后遣奏 上  
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  
上未允皇太子乞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窘遽  
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 上乃釋公寘之  
松潘 宋公被謫居茂州卒于夔葬蓮花山  
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葬母鑿獨石屋爲  
椁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  
以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藏宋先生乎

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營學士之菽學士  
骸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堂  
即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  
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  
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贊用之 上  
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  
扣頭謝且請睿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  
恐餘拊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觀公  
忠疆幹可爲朕一守顧本言爾本我好兄弟

托得爾屈爾作音佐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

領宸旨將辭出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

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上手酌以賜二

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有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

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

錦帆涇故也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啓

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

為八段云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徃役役

者多死先臣獨生會工滿將歸失去路引分

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名失謂曰主上神

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

為口奏上曰既失去罷先臣扣頭辭迄方

退上忽呼回顧之曰看爾模樣也似箇本分

人可賞鈔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

莫不驚羨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斂困弊及倣納

土宋人沈其賦籍於水王方贊更定税法悉

畝出一畝民獲其惠蒙古禮隲政龐民富而  
僭汰潰不經其後兼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  
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爲  
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  
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 後  
且將更之也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  
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  
浙西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  
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至千石者五十  
六戶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

二戶計五百四十四石而歲輸十五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  
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免諭之於  
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  
酒食遣之 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  
陳敬曰朕諭此輩祗欲勉之爲善耳禕曰此  
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  
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國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  
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

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

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

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斗

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者仍舊其後復

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

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

寄父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

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

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

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

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

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

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二十年二

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

是以為定賦然視他邦終為偏重周文襄恂

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永稅

數十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邦計

者不敢擅議以迄于今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

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

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弘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

守之居舟旁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宿衛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上召兵部官問誰當直對曰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太宗遷都命諸各司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迨十  
餘里 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  
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  
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  
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野記一卷



